

忆往昔

程树榛 著

作家出版社

忆往昔 好怀

程树榛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往抒怀 / 程树榛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063-7822-2

I. ①忆… II. ①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9355号

忆往抒怀

作 者: 程树榛

责任编辑: 丁文梅

装帧设计:  心翼云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00千

印 张: 21.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22-2

定 价: 31.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辑

寸草难报三春晖	3
——怀念我亲爱的母亲	
西风碧树摧落英	18
——伯父的悲喜人生	
一个被历史遗弃的老人	31
老人和孩子	48
——童年忆片	
芳亭倩影	55
赶考路上	63
——童年记趣	
难忘当年师生情	67
——纪念教师节	
怀念当年党的好作风	70
金榜题名时	74
“走向生活”前后	80
梅花香自苦寒来	93
哈尔滨之夏，我心中最美的记忆	98
意外的调动	103

西子湖遐思	111
一段苦涩的回忆	118
——艰难的回眸一望	
潘家园的奇遇	126

第二辑

英灵去了，英名永在	133
——怀念改革家官本言同志	
忏悔	146
——一种心灵的安慰	
一个与人民息息相通的作家走了	156
——深切悼念柯岩同志	
疾风劲草	161
高空垂落的悲剧	169
——纪念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	
深沉的悼念	178

第三辑

在德国共享天伦	183
在德国走亲家	186
铁血宰相的归宿	195
一座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建筑	200
——参观柏林国会大厦有感	
历史在这里沉思	204
在波罗的海中流击水	208
德国外孙的假期	212
在德国上医院就医的感想	218

德国人的现代文明素质	221
------------------	-----

第四辑

波澜壮阔的人生	227
---------------	-----

——序赵东宛同志的《回忆与思考》

新毫也敢试婆娑	238
---------------	-----

——读《马凯诗词存稿》

“三余”余味意无穷	241
-----------------	-----

——读沈鹏先生的《三余诗词选》

剑走偏锋 慧眼独具	244
-----------------	-----

——读于大清先生的《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

一部厚重的贴近现实的佳作	248
--------------------	-----

——序长篇小说《江河水》

老骥伏枥志未休	252
---------------	-----

——序朵英贤院士的自传《一路苦苦菜》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54
----------------	-----

——看电影《草原上的承诺》有感

底蕴深厚 源远流长	259
-----------------	-----

——《邳州文化丛书》序

博古通今 意趣盎然	262
-----------------	-----

——读高文瑞先生的《京都志趣》

第五辑

钞票多不见得就幸福	267
-----------------	-----

触目惊心的新闻	270
---------------	-----

从诸葛亮自报财产清单说起	273
--------------------	-----

改革正未有穷期	276
——庆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海瑞的另外一个侧面	278
钱沉清江留美名	281
清廉自守 为民造福	284
——参观洛阳白园有感	
清正廉明慰民心	290
并非正常的对比	293

第六辑

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是怎样诞生的	297
——揭示我国工业战线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真相	
布满绿珍珠和红玛瑙的田野	321
——枣乡乐陵记趣	
一个默默奉献的人	325
挺住！雅安	328
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	330
在汉语热的背后	334
不屈不挠 直面人生（代后记）	336
——生命长途中的一点感悟	

第一辑



寸草难报三春晖

——怀念我亲爱的母亲

慈母心像三春晖，只有温暖只有爱。

——引自一个歌谣

2007年2月14日，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了，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一个人永远地离开了我。我万分悲痛，难以自抑。回想老人家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百年的艰难坎坷历程，想起她对我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情，我不禁五内俱焚，悲从中来，眼泪每每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悲愤天道无情，竟然夺走我至爱的亲人。在无限悲痛中，我不由得又忆起了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母亲生于江苏邳县（现改为邳州市）的一个颜氏大家族，与孔老夫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乃一脉相传，诗书继世，祖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直至我的外曾祖父，还是前清的末代秀才。不过，到了我的外祖父这一代，已失去煊赫，沦为平民，但仍葆有大家族的气派，在当地独树颜氏一支。外祖父曾经有两次婚姻，共生育十二个儿女，男女各六人。在姊妹行中，我母亲排行第五。由于母亲生来聪慧毓秀、贤淑大度，备受父母关爱，视若掌珠。只可惜外祖父母过早去世，母亲靠兄姊培养成人。时因受兵燹所苦，家境渐趋困窘，母亲很小年纪便成为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在田里，扶锄操镰，在家里，厨间灶下；家务农活，无不承担，针黹女红，样样通晓，成为一方有名的巧女。因此，我祖父母才慕名求人作伐，许配给我父亲。

我们程家乃宋朝理学家程颢、程颐（通称“二程”）之后，曾经

历代为官，为逃兵燹，避居于人文荟萃的古下邳（即邳县）。我的祖父也是清末秀才，是当地的一代大儒，平日与我的外祖父，亦有过从，彼此比较了解。我的父亲是祖父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也特别受到关爱，因得悉颜家我母亲的贤惠，所以才愿结通家之好。当然，外祖父也从多方面获悉我父亲的情况，而乐观其成。

母亲嫁到我们家时，正值军阀混战、盗贼蜂起之时。由于天灾人祸，我们这个望族之家，也由兴盛而衰微，虽门第高耸，声名远播，但实际上已经仓廩空虚，家道维艰了。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祖父虽然去世很早，祖母仍然以长辈的尊严，维护着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三十余口人丁，聚居在一起。我母亲初为人妇，长有高龄婆母，上有兄嫂，下有侄辈，处于夹缝之间，处处小心翼翼，生活如履薄冰。幸而与我的父亲感情甚笃，被巧为呵护，加上我母亲生性贤淑，善解人意，很快便取得祖母的怜爱，兄嫂的信任，侄辈的尊敬。虽然当时家庭生活艰窘，仍能和一家老少和睦相处，倒也觉得幸福美满。

詎料人生多变，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出生不久，刚刚牙牙学语时，父亲惨遭不幸，遽然撒手人寰，撇下了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当时我尚不满三岁，已经记不起父亲去世时那些悲痛的具体情状。朦胧中仅记得有一方硕大无朋的黑棺材，躺在我们住房的正中。一身缟素的母亲，伏在棺材前嚎啕大哭，她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据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当时直感到天塌地陷，一心想追随父亲而去。但亲戚邻居都在一旁苦苦相劝：不看死者还要看活的，你若有不测，你这未满三岁的孩子，将何以生存下去？而我亦似有所懂事，伏在母亲的怀里，双手搂紧母亲胳膊，痛哭不已。母亲这才从痛苦中有所省悟，也便紧紧地搂住了我，当即盟誓般地对着父亲的灵柩说：为了你的亲骨肉，我要活下去，把他抚养成人，继承你的遗志，如你所盼望的那样——光耀程家门楣。

母亲坚强地活下来了，但痛苦并未稍减。封建家庭的社会环境，传统的道德束缚，使她未能也不想以一个未亡人走出我们程家一步，

只是把我当成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以维系自己青春的生命。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母亲总是以泪水洗面；平日郁郁寡欢，沉默不语。每逢年节和父亲的忌日，便挎起食盒，拎起一筐冥钱，牵着我的手，到荒野之外，去为父亲上坟。她先是伏在坟墓前，哀哀痛哭；既则把冥钱烧化；最后把食盒内父亲平日爱吃的菜肴，摆在坟前的一方平地上，放好杯盘、碗筷，把酒杯斟满了酒浆，对空遥拜，口中轻声默念：你在天有灵，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保护儿子健康成长，读书习礼，早点长大成人。然后，让我也跪拜一旁，教我向父亲祷告，祈求父亲在天之灵，佑护儿子身心康健，学业有成，鹏程万里。

当年，由于连年的兵荒马乱，我们家乡的学校皆荒废而倒闭。对此，我母亲甚为忧虑。因为我们程家素称“书香门第”，诗书传家，父亲在世时，对我期望很高。可是，我现在已到了入学年龄，尚未就读，怎么能成？不读书，难以成才，何以对得起九泉下的父亲？在无奈中，母亲遂央求我年长的叔伯哥哥、姐姐们，用他们现有的知识，教我读书习字。哥哥、姐姐并无现成的课本，他们只好东拼西凑一些儿歌、俚语，写在纸片上，教我诵读。而我母亲则把这些纸片装订成册，挂在我的脖子上，以便我能够随时翻看。每天晚上，在临睡觉之前，母亲一定要我逐篇念给她听。在诵读时，稍有不通畅，她的脸上便露出不悦之色；如果在什么地方“卡壳”了，她会立即撂下脸来，对我严加斥责。对她这些表情，我往往并不十分在意；而我最最怕的是，母亲因此而放下手中的活计，暗自饮泣流泪，这比任何惩罚都令我难以领受。“孟母断机”之典，而今方感同身受。因此，我只能乖乖地认真读书识字，丝毫不敢懈怠。

我的这种努力，没有白费。就在我们村不久以后开办的小学开学时，我竟一下子插班直接进入三年级就读，并且成绩优异。次年，我又考入了我们村西边的乾坤寺小学五年级。那时候，高小和初小是分开的，而升入高小，必须经过考试这一关，就像现在的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那样。

乾坤寺小学距离我们家大约有六七华里之遥，中间隔着一道小

河，一片旷野，还有一处“乱葬岗”。对于我这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起早贪黑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我经常是胆战心惊，不敢前往。母亲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每天很早便起来，为我准备好当日的干粮，然后，亲自送我去学校。其时，天色尚早，到处黑黢黢地，只有一条白色的小路，在夜色中向远处延伸。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踏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一溜小跑，向学校奔去。有时，走着走着便见有几片磷火闪烁，间或听见有猫头鹰凄厉的嚎叫，吓得我毛骨悚然，不敢挪步。母亲便强打精神告诉我说：孩子，别怕，有娘在这儿保护呢！于是，我便把脑袋伸进母亲的衣襟之下，一跌一蹶，艰难行走。走到学校时，天边才刚刚呈现鱼肚白色。母亲一直把我送进教室，才兀自转身回家。而我却是少数几个最早到校的学生之一。有母亲如此用心，我怎敢不用心读书？因此，我便成为班上学习成绩最佳者，屡受老师的表扬。

此后，由于时局的动荡，学校停办，我又不得已而辍学了。这时，母亲更加着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哪！怎么能让时间从我身边白白流过呢？情急智生，母亲又有了新主意，采取了新措施——她去了二十华里以外的土山（即《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兵败下邳后与张辽谈判达成“降曹协议”的地方）镇，找到了我的一位表伯（我祖母娘家的侄子），流着泪向表伯倾诉了内心的苦衷和我父亲的遗愿，恳求允许我借住在他家，去读土山小学。表伯念及与我父亲的表兄弟旧情和我母亲的育儿苦心，慨然应允我母亲的要求，使我得以在“土小”顺利地完成高小课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母亲的厚望和我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从高小升入中学时，我居然考取了当时苏北一所最著名的学校——江苏省立徐州中学。这个学校历史悠久，师资雄厚，教学谨严，是众多学生向往的学习场所。当我以80：1的幸运被徐州中学录取时，我小小的名字，竟远播邳县乡里。我不知当年状元及第是何等的荣耀，反正在发榜前后的那几天，前来我们家祝贺的亲友，络绎不绝，确有“门庭若市”之概。

于大喜过望之余，悲伤也同时袭击着母亲。因为她又忆念起我的父亲来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和她分享儿子金榜题名的喜悦。在送走祝贺的亲友之后，她又领着我来到荒郊野地里父亲的墓前，首先焚化了筐中的冥钱，然后让我跪拜在纸灰旁对空祷告：谢谢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使儿子得以升入省立名校。而母亲则在深沉的哭泣之后，含泪倾诉：孩子将要离家出外读书去了，你可要随时佑护着他，使他身子骨康健，早日学成归来，以继程氏祖业，以光程家门楣。望着母亲挂满泪痕的脸，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愿：一定发奋读书，决不能辜负母亲拳拳期盼之心。

那时，由于兄姊们都已长大成人并生儿育女，我们那个大家庭早已不堪重负而分家了，我和母亲也只得自立门户。孤儿寡母，日子过的更加艰窘了，再来供养一个中学生，是何其困难？特别是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内战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占领区，灾祸频仍，民不聊生，物价涨到天文数字。因此，学校收取学杂费均以银圆折算，每学期至少需要数十块银圆。我们家当然没有这么多现成的钱财。为使它能够按时入学，母亲只好将当年所收成的粮食，全部变卖掉；但即使这样，犹嫌不足。母亲只得又向亲友借贷。对此，有人好意地规劝母亲：你寡妇失业的，怎么能够供得起一个中学生？还是打消这个念头，让孩子下田习点农活，耕种祖上留下的几亩薄地，以求温饱吧！可是我母亲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劝告。她说：谁不望子成龙？难得孩子自己还知道上进，考取了名牌学校，我怎么能因眼前一点困难而耽误了他的前程？那样既对不起程家祖先，也对不起他死去的父亲。我打定主意了：就是砸锅卖铁、租宅卖屋，也得让他上学！

休看母亲平日柔弱寡欢，多泪少言，但要下决心办什么事，却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劲。就在借贷无着中，母亲下狠心卖掉了靠近我们家园的几亩好地。这是旱涝保收的园田，是祖上多年遗留下来、是轻易不允许易主的。当母亲手捧着地契送给买主而拿回我入学急需的钱钞时，她又拎着一筐冥币带着我来到了父亲的墓前。她一边烧化冥币、一边眼含热泪仰天祝告：我对不起你和列祖列宗，把祖传最好的

园田卖掉了，为了孩子的前程，我必须这么办。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原谅我！当时，我听了此话，幼小的心像刀扎的一样难受。

在母亲的努力下，终于凑足了学杂费，我可以去徐州上学了。

徐州离我家不足二百华里。但对于我这个未满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可算是出远门了。母亲决定亲自送我到徐州入学。那时因为战乱，火车行车没有准头。为了在当天能赶上火车，那天夜里在第一次鸡鸣的时候，我们母子便起床了。我穿上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新衣，母亲拎着连夜为我缝制的被褥，踏着朦胧的夜色，赶赴就近的运河车站（现在的邳州站）。

世界上大概只有母亲能够如此呵护着儿子：在那个秋雨绵绵的黎明，在坎坷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母亲迈着畸形的小脚，负着几十斤重的包袱，同时牵着我的手，步履蹒跚，行走得多么艰难啊！二十余华里的路程，好像怎么也走不到头。等到我们娘儿俩到达大运河的渡口时，汗水和雨水，把我们的衣襟都湿透了。母亲忙着从包袱里取出毛巾来，用力擦拭着我的身子，同时拧干我的衣服。而她自己却听任湿冷的衣衫紧贴着前胸后背。在踏着登上渡船的跳板时，素来胆小怕水的母亲，战战兢兢地拉着我的手，瑟瑟缩缩地一抖一晃横着身子，忍受着那些急着过河人的厉声呵斥，好不容易才迈上渡船的甲板。在风急浪湍中，渡船摇摇摆摆，一溜歪斜地划行。我紧紧地偎倚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敢动；母亲则用力搂住我窄小的肩膀，一点也不敢放松。在风浪的颠簸中，渡船终于划到了对岸。但是，由于水流太急，渡船未能直接靠近码头，却在下游很远的地方搁浅停了下来。于是，乘客们只好下船蹚水上岸。身强力壮的男人们，自是争先恐后地跳下水去，最后只剩下我们母子还滞留在船上不知所措。而船老板却在一旁厉声吆喝，催促我们快点下船。万般无奈，母亲只好牵着我的手，跪在船帮上，慢慢地滑下船来。然后，娘儿俩互相搀扶着，涉着齐腰深的河水，蹒跚地踱到岸上来。而这时候，已经时光过午了。

那时陇海线上几乎没有什么过往的旅客列车。我们是乘坐一种“闷罐子”货车来到徐州的。当时的徐州可没有今天这样繁华，战争

留下来的一片破败景象：到处断垣残壁，路陷桥斜，流浪的乞儿，逃难的难民，充斥着街头巷尾；从前线回来的伤兵，拄着双拐，横行于商店旅馆。我们当然无钱去住灯红酒绿的饭店，而是用整整一个晚上，找到我的一位在徐州工作的本家叔叔的住所。承蒙这位叔叔怜悯，腾出一间小仓房让我们母子栖息一夜。次日，母亲又亲自背着行李，把我送进省立徐州中学的大门。

当时正是学校开学新生报到的时间。校门外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其中许多人系学生家长送子女入学的。他们大都衣冠楚楚，神气十足。或将小轿车直接驶入校园内，或乘坐黄包车在门前傲然而下；或父兄陪伴子弟，或亲友眷顾晚辈，皆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只有我是由寡母孤零零地陪伴悄然而来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新生报到的地方，办好入学手续。

但是，报到后母亲仍然放心不下，又拐弯抹角，寻迹觅踪找到了我未来的班主任，把我的情况当面进行了交代。冒着惹对方不快或嫌弃之险，详细地讲述了我们家境的艰窘和对我少小离家的担忧。幸亏那位至今还让我感念的班主任老先生，听了母亲的话之后，不但没有厌烦，反而萌生了同情和怜惜之心。他恳切地对我母亲说：请你放心地回家去吧！我一定会把孩子照顾好的。他还立即亲自把我领到宿舍，安排了我的铺位。母亲随即把行李打开，将被褥铺好，一切停当之后，才依依离开学校。当我把母亲送出校门，站在门楼下，看见母亲迈着重畸形的小脚蹒跚而去，同时又一步三回头的身影，我幼小的心灵，不禁悸悸作痛，眼睛里的泪水，潸潸而下。

初中一年总算勉强过去了。但在新的学年开始时，我却面临辍学的危险。因为这一年，国民党军队在前线处处失利，旧政权即将全面瓦解。于是，那些官吏们便越发横征暴敛，拼命敲诈勒索，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够交得起昂贵的学杂费呢？而我们家的仓廩已空，无可卖之粟；土地荒芜，亦无购置之人。直到开学前夕，母亲尚未筹措到入学急需之款。我已经感到绝望了。可是，母亲却顽强地驾起与命运抗争的小舟，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

奋力地搏击着。她又求助于我的那位在徐州工作的本家叔叔，在一位富裕人家，谋取了一个女佣的位置——母亲要用自己的血汗换取的微薄工资，维持我继续求学读书的机会。

对于母亲的此举我本来是坚决反对的。一来，我不忍她为人奴仆的那种屈辱的生活；二来，中学生的“自尊心”也不愿看到母亲寄人篱下，任人驱使。因此，我向母亲表示：情愿辍学回家，也不愿意看到她迈出这艰难的一步。母亲深切了解我的初衷，而对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她说：给人家当佣人怕什么？这不是什么丢人现面的事情；否则，你小小年纪便失学在家，将来还有什么前途？不把你培养成人，我愧对程氏祖先，愧对你父亲在天之灵，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母亲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有什么话说！只能听从她的意愿。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此举是非常英明的行为，既解决了当前的燃眉之急，又缓冲了母子离别之苦。但是，每当我前去那位有钱人家看望我母亲的时候，看到她那种无尽无休的辛劳之状，我内心的痛楚，非寸管所能形容万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么一天：朔风凛冽，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人们在室内围炉而坐尚且感到冷不可耐，可是，我的母亲当时却坐在室外一个水龙头流水变成的冰坨子前，为人家洗涮食用的器皿。她的双手冻得像紫茄子一样，有的地方裂开长长的口子。看到这个情况，我痛哭失声，抱着母亲的手臂央求道：娘，你快点离开这里吧！我决不愿你为我受这样的罪了！母亲听了我的话，用手默默地抚摩着我的头，半晌才说出话来：傻孩子，别这么说！只要你能继续上学，有个立身之本，娘受什么苦、遭多大的罪，都值得。

这就是母亲的心啊！正如一首古老的歌谣所唱的那样：慈母心像三春晖，只有温暖只有爱……

由于时局的骤变，雇主举家迁居江南，母亲的雇佣生涯没有持续很久便结束了。但是，在此后不久，母亲又为我经历了一次危险的遭遇。